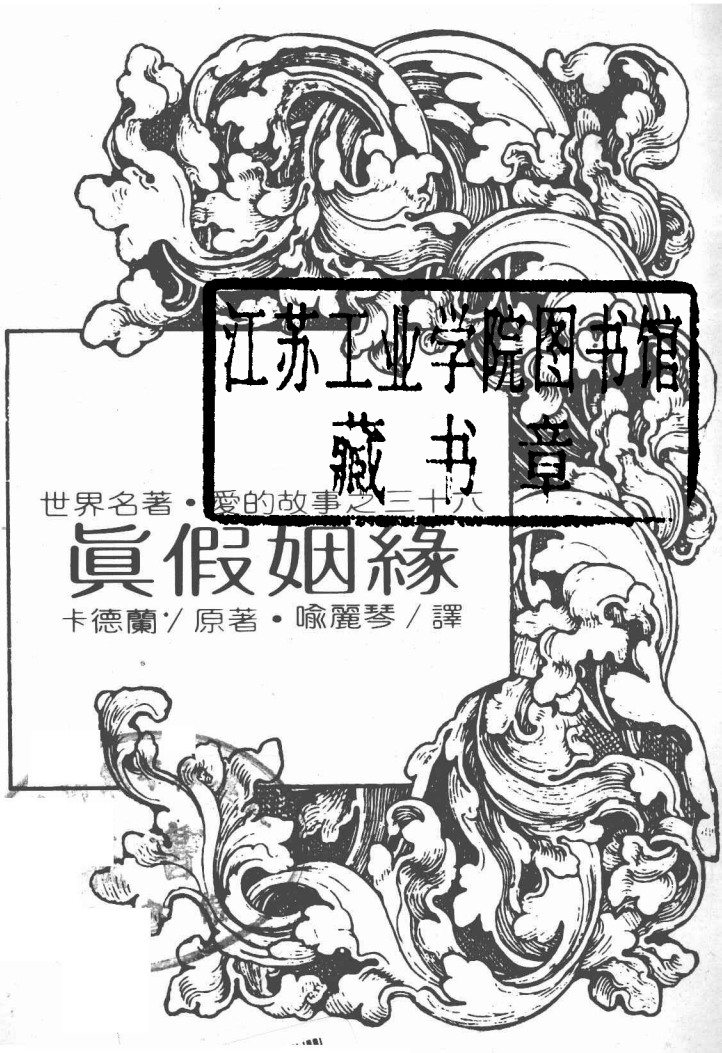


真假姻緣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三十六 卡德蘭/原著・喻麗琴/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之三十八

真假姻緣

卡德蘭 / 原著 · 喻麗琴 / 譯

眞 假 姻 緣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③⑥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者	喻 麗	琴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六 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六 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	
定 價	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5 元
初 版	1 9 8 1 年	7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六七年

「伊凡·伏肯斯基王子駕到！」英國大使館一位身穿制服的隨從大聲叫道。正在寫信的馬斯頓大人，懷疑地抬頭向四處觀望，然後站起身來。

「伊凡！我親愛的朋友！」他叫道，「我不知道你在巴黎。」

「我剛到。」王子回答道，「我很高興得知你在這裡。」

「我因為犯了一點小過失，所以必須在展覽會上向首相報告。」馬斯頓說，「既然你也來了，我可以把公事暫時攔在一邊，和你好好玩樂一番。」

「當然。」王子說。

王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坐下，馬斯頓心想，看起來比自己記憶中的更迷人，也更英俊。王子是沙皇的親戚，他和馬斯頓從小就是很親密的朋友，當時馬斯頓的父親是聖彼得堡的大使。

他們同齡，都曾在蘇俄、法國以及英國有過各式各樣的妄舉，這三國的上流社會也因而對他們抱著懷疑的態度。

王子的確是每一次妄舉的罪魁禍首，但是馬斯頓在許多方面都可說是典型的英國人，却不會參與這些妄舉。

馬斯頓沒什麼表情的臉孔此刻正帶著微笑，眼睛煥發著光彩。他對坐在對面的王子說：

「伊凡，告訴我，你這一向都在那裡？」

王子的眼睛閃爍著。

事實上，王子的眼睛是他最具魅力的部分，幾乎是紫色，睫毛又黑又長，眼睛的深邃處隱藏著熱情。

也許主要就是因為王子的眼睛，女人才對他這樣的著迷，每回他離開一個地方，總有許多女人要為他心碎。

他的容貌帶有古典美，強健纖細的身材，就像是個把大半生花在馬上的男人。

儘管沙皇宮殿裡不乏俊美的男士，王子卻是脫穎而出。

「這回又是那一段風流孽債逼得你躲起來？」馬斯頓問。

「事實上，她是個討人喜歡的可人兒！」王子面帶微笑。「但是已經夠了，當皇后要沙皇來規勸我時，我想避不見面是上策。」

馬斯頓笑起來。

「我想這又是一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事件。你會發覺許多舊日情人正在這裡等著你，同時有許多賞心悅目的美人。」

他停了一下，繼續說：

「你可以想像得到，人們爲了趁機奪取展覽會上的陳列品，全都湧向巴黎，讓巴黎擠得叫人受不了。」

「正如我所料。」王子回答說，「但是我敢說，像我們這種長住外國的人，一定不會吃閉門羹。」

「你可以確定這一點。」馬斯頓苦笑著表示同意。

王子不僅十分富有，也相當慷慨。

如果有人無法在戲院獲得包廂，無法在餐廳裡獲得上座，無法在每一座貴族大廈受到歡迎，

「一定不會是伊凡王子。」

「俄國近來情況如何？」馬斯頓問道。

「不好！」王子簡短地回答。

馬斯頓驚訝的說：

「出了什麼事？我以為自解放宣言簽定，農奴獲得自由後，一切都將美好得像是花園裡的玫瑰。」

王子的表情突然變得嚴肅。

「黃金時代被視為永恆的過去，」他回答，「但是農民卻不了解土地擁有者的責任。」

「如果你還記得，當星期天教會發佈宣言時，我也在場，當時亞歷山大被歡呼為『救世沙皇』，」馬斯頓說，「我依然聽得見那些歡呼聲。」

「我也忘不了當時的情景，」王子說，「人民的狂歡真是難以形容。」

「那麼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

「被解放的農民相信沙皇贈與他們土地，現在他們卻必須納稅，結果他們雖是自由人，卻比以前還要窮。」

「我不相信！」馬斯頓叫道。

「很不幸，這是真的，」王子說，「全國許多地方都發生暴動，農民甚至屠殺地主及官員。」
「我也聽說出了事，」馬斯頓說，「但是如你經常說的，俄國是個遙遠的地方。」

他邊說邊想起王子的背景以及他過去經常居住的房子。

那是一種與他在英國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一大片的土地，成千的農奴跪拜在主人的面前，王子的家華麗而壯觀，終年覆蓋著厚雪。

當他還是個孩子時，那個地方對他來說，本身就是個王國。

那裡有許多的建築物，就像是一座城，而且只屬於一個人，冬之園裡有人一般大小的大理石彫像，園子裡滿是熱帶植物，地上鋪著來自西伯利亞礦山的方格子形大理石、石英、璧琉璃，更是集奢華之大成。

馬斯頓只須閉上眼睛，就可以看見漆著綠色、藏青色或粉紅色的房間，裡面有許多令人不可思議的珍藏，高大的瓷爐日以繼夜燃燒著，並不時劈拍作響。

一排排赤足的農奴將燃燒的木材送進來，還必須照料灯火，把遍及房屋的數百枝蠟燭點燃。銅壺、聖像、伏特加酒、魚子醬、小提琴、野馬，甚至狂野的騎士，都是王子生活背景的一部份。

馬斯頓經常覺得這一切與現實脫節，而其中的奢侈華麗正是主人的個性之一。

俄國貴族不了解什麼叫做「奢侈」。

大公爵的情婦乘著翡翠雪車四處旅行，大公爵爲了表達永恆的愛情，不時地獻上紫羅蘭。

生命隨時消失，決鬥平常得猶如紙牌遊戲，瘋狂大胆的爭鬥不只是爲了賭金，也是爲了一逞兇暴。

伊凡王子在家中昂首闊步，就像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有著愉快而奇特的魅力。

王子唯一關心的是女人。

毫無疑問，他對女人有著一股無法抗拒的魅力，當他被女人迷住，便像其他男人施展技巧捕捉野獸般地來獵取她們，然而一旦女人爲他所屈服，他就對她們感到厭倦。

吸引王子的是追逐本身，而非技巧，只要女人一向他投降，臣服在他腳下，他便展開另一場愛情遊戲。

「我告訴你，」馬斯頓說，「我是代表政府來到這裡，你可不能讓我牽進任何醜聞，否則我會像以前一樣，受到嚴厲的處罰。」

「我們會格外的小心。」王子以深沉迷人的聲音說，但是他的眼睛神采奕奕，馬斯頓望著他叫道：

「哦，伊凡！伊凡！你總是害我惹上麻煩！」

「如果我不這麼做，你會頑固得讓人討厭。」王子回答說，「好了，我已經告訴你俄國的情形了。巴黎有什麼新聞？」

「每一件事你都可以想像得到。」馬斯頓說，「你想去看展覽會嗎？」

「好哇！爲什麼要開展覽會？」

「多半是爲了政治，」馬斯頓回答說，「自從去年普魯士在沙頓之役擊敗奧地利，法國人就變得憂心忡忡。」

「和展覽會有何關係？」王子問道。

「法國軍隊不足以對抗普魯士，所以皇帝，拿破崙三世認爲他必須以華麗壯觀的展覽會與宮廷慶典來維持巴黎的聲譽。」

伊凡王子笑了起來。

「異教徒的武器。」他責備地說。

「一點也不假。」馬斯頓表示同意。

「我對展覽會和宮廷都沒有興趣，」王子說，「你還能提供什麼給我？」

「半個世界。」

「半個世界的女人？」

王子揚起眉毛。

「這是娼妓的代稱嗎？」

「不錯，」馬斯頓回答，「這個典故起源於幾年前大仲馬對墮落世界的描寫，你聽說過他的戲劇嗎？」

「我想我聽說過，但是我已經忘了內容是什麼。」王子回答。

「那麼讓我來解釋，」馬斯頓繼續說下去，「在第二幕裡，男主角向另一個人解釋什麼叫『半個世界』，他把某些女人比喻爲一籃帶有瑕疵的梨。他說：『在你周圍的這些女人過去都犯有錯誤，她們的名聲都染上污點。她們的出身、容貌和偏見都與上流社會的女人一樣，但是她們不再屬於上流社會，形成我們所謂的半個世界。』」

「這個描寫實在太好了。」王子說，「雨果，我們去找這半個世界的女人如何？我想帕伊娃依然戴著滿身的珠寶四處炫耀？」

「當然。」馬斯頓回答說。

帕伊娃經常在她美麗的胴體上展示價值兩百萬法郎的鑽石、珠寶，她被視爲當代首屈一指的浪蕩婦。

在這個暴發戶的時代，她是其中最不講道德的一位。

別人都認為她沒有良心，但是馬斯頓知道王子所在意的是她有個溫柔窩。除了王子，沒有一位爲她揮金如土的男人知道那個地方。

「卡絲蒂琳歐妮近來如何？」王子問道。

「她還是皇帝的情婦，你的另一位愛人，瑪斯塔德夫人從尼德蘭國王那兒獲得不少的財富，尼德蘭國王正瘋狂地愛著她。」

「她是個美人兒。」王子簡潔地回答。

「你可以在樹林區看到她以及其他的人，她們經常在那一帶出現。」馬斯頓說，「她們繼續不斷地在數星期內把男人剝削精光，然後把他們像榨乾的橘子一樣拋開。」

「我每回到這裡，總希望巴黎能有所改變。」王子說，「但是一點改變也沒有。」

「巴黎永遠是巴黎。」馬斯頓笑著說，「伊凡，甚至你也無法改變巴黎。」

「我並不想真的這麼做。」王子以懷疑的口吻說道。

馬斯頓看著他，然後說：

「伊凡，你在追求什麼？從我們互相認識以來，我一直覺得你在追求什麼東西。」

「你變得像是我親愛的母親，去年她過世前對我說，如果我愛上一位『好女孩』，我就得救了。」

「你母親真的那麼說嗎？」

「她說了不止一千遍，」王子回答道，「她認為我應該結婚，安定下來，有個大家庭，她一直爲我煩惱。當然，我並不反對這個想法，只是……」

他停下來。

「你怕婚姻會讓你厭倦。」馬斯頓替他把話說完。

「對目前我所認識的女人而言，確是如此！」王子說。

他站起來，在地毯上徘徊著。

「雨果，」他以嚴肅的口吻說道，「我很了解我應該娶妻子來繼承我那龐大的家產，但是……」

他停下來，馬斯頓默默地等待著。

「我有個感覺，」王子繼續以低沉的聲音說，「我覺得我不是理想主義者，就是浪漫主義者。」

「你兩樣都是。」馬斯頓說，「你一向如此。你記得我們過去經常在一起計畫人生嗎？那時我就想，你總是把自己看成仁慈的國王，要把快樂幸福賜與那些服侍你的人，你是生活在神秘而又理想的世界裡。」

「該死！」王子叫道，「你把我說成了白痴，不過我想你說的話有幾分道理。雨果，我渴望某樣東西，全心全意地渴望著，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馬斯頓了解地望著他。

馬斯頓比任何人都要親近王子，他知道王子在他那轟轟烈烈的行為下，一向是個慷慨仁慈的國王。

他的農奴所受的待遇比其他的人都要好，遠在沙皇發佈宣言，農奴獲得自由以前，伏肯斯基的土地上沒有任何自由之爭。

王子私下也是個慷慨大方的人。

沒有女人離開他後，抱怨他的禮物過少，相反的，她們的將來都因而獲得保障。

但是不論貴族千金或半個世界的女人，最後都抓不住王子的心，讓他離去，奔向另一個不知名的地平線，追求其他的女人。

王子突然轉變情緒，他說：

「去他的，我不是來巴黎說教！雨果，看在老天的份上，請我喝一杯吧。」

「我親愛的朋友，真是對不起！」馬斯頓說，「你突然來臨，讓我驚訝得忘了禮節。」

他邊說邊起身搖鈴，幾分鐘後，僕人端進一瓶擺在銀製冷酒器裡的香檳酒，和一個盛著酒杯

、魚子醬以及其他美味佳餚的盤子。

王子飲著香檳酒。他說：

「你在這裡似乎過得很愜意，但是如果你肯和我住在一起，我會很高興。」

「這個建議不錯，」馬斯頓回答說，「但是我不想觸怒大使和他可愛的妻子，他們對我很好的。」

考利伯爵在巴黎當了十五年的英國大使，他為人文雅，正直而又謹慎，但是他的妻子比任何人更足以代表典型的英國人。

他的妻子是一位經驗老道的女主人，和法國人很熟，而且相當幽默。

馬斯頓告訴王子她如何和法國外交部長開玩笑。

「女伯爵為懷孕的女兒登廣告徵求保姆，結果外交部長把胸部填高，打扮成女人去應徵。」

王子笑著說：

「這件事倒可以讓我們取笑一番。」

「我想你會覺得這件事很有趣，」馬斯頓說，「但是伊凡，如果你打算輕舉妄動的話，我最好還是和你搬到你在極樂宮殿的家。」

「好極了，我希望你搬到我那裡住，」王子懇求道，「我打算舉行一些十分與眾不同的宴會。」

。」

馬斯頓雙手舉起。

「伊凡，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太了解你舉行的那些宴會，我在巴黎會名譽掃地！」

「胡說！」王子抗議道，「你和我一樣了解，我會爲這個地方帶來朝氣。」

馬斯頓心想，這只是輕描淡寫。

過去王子所舉行的宴會是巴黎上自突里斯宮殿，下至林薩大道咖啡店談論的話題。

那些宴會不僅極其奢華壯麗，而且十分地有趣，沒被邀請的人自卑得寧可離開巴黎，假裝他們在其他地方有不得不參加的宴會，也不願意承認他們沒被邀請。

當門打開，英國大使走進來時，王子和馬斯頓依然在閒聊。

他們兩人同時站起來，伯爵若有所思地望著王子，然後伸出手來。

「殿下，我真高興見到你。」他說，「你好久沒來這裡了。」

「殿下真是仁慈，」王子回答，「我一個人在這裡很寂寞，如果我偷了你的客人，作我的陪伴，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伯爵面帶微笑地看著馬斯頓。

「我想你送回去的報告也多得夠填滿首相的廢紙簍。現在，你可以輕鬆地玩玩。」

「大人，謝謝你。」馬斯頓回答。



王子那輛由兩匹駿馬駕著的無篷馬車，正在大使館院子裡等著。

馬斯頓命令僕人收拾行李，隨他前往王子的大廈。一小時後，他們一道駕車離開大使館。

「我們今晚有何節目？」王子問道。

「我要帶你看點新鮮的東西，」馬斯頓回答道，「我想你會有興趣。」

「是什麼？」

「我現在不告訴你，我要讓你來個驚喜。」

「很好，」王子說，「但是我堅持我們應該先好好地吃頓晚餐。」

「在美心餐廳還是威佛餐廳？」馬斯頓問。

「威佛餐廳。」王子迅速地回答，「我是去吃東西，不去名流雲集，讓人分心的美心。」

馬斯頓微笑著。

「好，」他說，「我們可以點叫他們的『特餐』，我知道那是你過去最喜歡吃的一道菜。」他邊說邊想到阿佛烈·狄佛在他近期出版的《巴黎樂趣》一書中，描寫萊茵河的鯉魚是巴黎